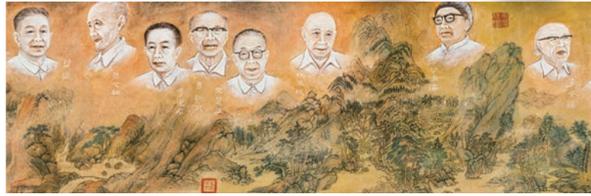


軍旅書法家張繼 一千字書五十年書畫史



■《圖說中國書畫千字文》長卷(局部)

「學習前人不學前人，學習今人不學今人，有自己獨特的面貌自己獨特的個性，這是學習書法的一個真本事」，在書法界，軍旅書法家張繼便有這樣的本事。

9年辦一次展覽的張繼2015年「心裁獨出」，他三年備戰，用一千個不重複的漢字組成二百五十句四言詩，對五千年書畫發展的歷史做了高度濃縮而又生動精彩的藝術概括，可謂是一部用韻文寫成的千年書畫史。同時，張繼又用諸體書寫，輔之以丹青造像、金石篆刻，達到了詩書畫印的完美統一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(部分)

不重字不重己

千字文有很多古本，一千個字要一韻到底不能重字。可以說，選擇創作書畫千字文，是張繼「深挖傳統，與古為徒」卻又「跳出傳統，與今為伴」「對突破自己最艱難的挑戰」。因為，他不想重複自己也不想重複他人。

「搞書法的都有一個苦惱，展覽長期不辦大家看不到你的成績，但展覽辦的太多就很難出新。為此我基本上是9年辦一次展覽。」張繼說。2006年展覽之後，張繼便「深挖傳統，以古為徒」，從而確定了創作千字文。

「原創並非是一意孤行、自以為是、任筆為體，而是在深刻挖掘、把握優秀傳統的過程中融入歷史的、社會的、時代的諸多元素。」

「冥宇無際，大帝開天，洪荒終止，結繩紀年。」張繼從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說起，到結繩記事、伏羲畫卦、崖壁刻勒、庶民造字，以及史皇、倉頡開創書畫的文明啟蒙成長史，說得清清楚楚，原原本本。

張繼說，每個字的選擇都是小心謹慎、反覆斟酌的。



■《圖說中國書畫千字文》長卷(局部)

「一千字要描述幾千年的歷史。這裡面提及的每個人物都可能在歷史上是一個頂尖級的人物，但你不可能給他太多的筆墨和文字，也就是幾個字的事。因此要用哪幾個字概括他一生的成就，用哪幾個字講述他的故事生平，都需要反覆考量。」

一絕靠四全滋養

「寧要一絕，不要四全，但沒有哪一個一絕不是四全滋養的。」張繼是書法界公認的「全能型軍旅藝術家」。

張繼6歲學畫，16歲學書，期間即好詩文，再以書印而稱譽全國。

在張繼《中國書畫千字文》展覽中，他不僅用五種字體九種書體將《中國書畫千字文》一遍遍寫下來，更是用300餘方印章來表現千字文的全部內容。

這些印品中，多為四字一印，也有八字或兩字一印，甚至有單字印。在這300多方印中，張繼基本上把歷代流傳的各種印式都給予了嘗試，既有篆隸書體入印，還有草書印、楷書印、元押印等頗具新意。

當然，如果說書法、篆刻是他的強項，那麼此次張繼還首次展示了他的繪畫技巧。

在展覽現場，一幅75米的繪畫長卷《圖說中國書畫千字文》吸引了不少書畫愛好者的駐足。

將中國書畫史以繪畫的形式進行整體表現，迄今尚屬首創。這不僅填補了一項歷史空白，

更表現了張繼對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與深刻領悟。「這幅長卷涉及200多個具體人物的形象、動態、服裝、道具，背景處理更是涉及人物、花鳥、山水、工筆等。背景書法又涉及到篆隸楷行草諸體及篆刻。」

書法、繪畫、篆刻、寫詩，張繼可謂做到了「四全」。張繼說，「我真的不敢說詩書畫印都有成就，這不是謙虛，畢竟精力有限。但我在這四個方面的創作意識還是比較強的。詩、書、畫、印之間的聯繫非常密切，比如書法和篆刻，都應是書法門類，無非是工具、材料變了。但並不能說把篆書完全不變刻到石頭上去就叫篆刻。篆刻是有單獨要求的，要刻出印味，要具有古樸、金石氣。書法與繪畫也是密切相通的，比如我的書法很多章法形式是從國畫的構圖來的。古代的隸書章法以有行有列的形式為主，現在，要想有所突破，只在隸書裡面找是不行的，可以從其它門類裡面去尋找更加豐富的形式借鑒。」

是什麼造就了張繼的「全能」呢？張繼笑着說，是創作之外的生活，是創作之外的廣泛的知識積累。「廣博學識於詩書畫印創作猶如土壤之於植物，沒有了土壤中源源不斷的營養，植物之生命必將枯竭。」

也難怪，中國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歐陽中石如此評價張繼，「他的書法成就突出是大家公認的，但沒想到他的文學思想更深一層，將來或許能把古人的東西進一步

發揮創新。」

做好中國人寫好中國字

張繼的書法藝術及其人生經歷富有傳奇色彩：少年時代他就對書畫鍾愛有加，30歲出任中國石油書法家協會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，40歲被特招入伍到軍事科學院。他曾在第五、六、七屆書展中連獲「全國獎」；他還在全國首屆行草書大展中獲「精品獎」，在全國第八屆中青年書法展中獲銀獎……近年來，張繼先後被中國文聯授予「全國德藝雙馨藝術家」，被中國書協授予「全國德藝雙馨書法家」稱號，並被推選為中國文聯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。

張繼近些年在軍隊大展拳腳，成為全國藝術界一顆嶄露頭角的藝術新星，他還擔任眾多教職和評委職務，他不只是書法精通，在當代書法界像張繼這樣的全才甚是少見，張繼自步入軍隊以來，時刻提醒着自己心中的八一軍魂，對部隊對戰友，張繼有着真摯樸素的情懷。

「我在部隊是從事專業創作的，我的任務就是搞書法，作為一個專業書法工作者，我當然是主張學習書法的人愈多愈好，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成書畫家，而是希望我們都能『做好中國人，寫好中國字。』」張繼說，這是他創作的初衷。

華裔小提琴家林昭亮： 音樂家最重要的還是才能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攝：莫雪芝



香港國際室內音樂節每年吸引多名世界級樂手在香港獻技，帶來一系列高水平的室內樂音樂會。今年，出生於台灣的著名華裔小提琴家林昭亮再次擔任音樂節的藝術總監。今年55歲的華裔小提琴家林昭亮，和馬友友、小澤征爾一起被國際樂壇認為是最有名望的三位東方音樂家之一。今次我們便與他分享音樂人生的點滴感悟。



文 = 香港文匯報 林 = 林昭亮

文：您擔任總監的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，今年節目上有什么特色？

林：我是覺得每年都有新的創作，今年的音樂家跟去年差別很大，有很多新的音樂家第一次到香港演奏。當然每年請來的音樂家都是世界一流的我最尊敬的音樂家。演奏者對樂曲深度的看法是最重要的，所以這些音樂家都非常有經驗，能跟大家短時間磨合出最好的效果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條件。

曲目上，想給香港觀眾帶來一些最受歡迎的作曲家，像莫扎特、貝多芬、勃拉姆斯、舒伯特，但我也希望帶來一些新的大家不熟悉的曲子，帶給聽眾新的享受。

文：香港每年音樂節很多，那您覺得室內樂音樂節與別不同的特色是甚麼？

林：室內樂能做得最好的標準是每個人都有默契，這個很重要。所以我知道怎樣把音樂家湊在一起配在一起，能創造最好的結果——這也是我個人累積下的經驗才能做到，所謂Personal chemistry其實很重要。

今年開幕是比較保守的莫扎特、貝多芬、勃拉姆斯，這三位也是維也納出來的三位最偉大的作

曲家，但是從第二天開始就往其他方向轉，給觀眾新的口味，觀眾每一場來聽的話，會覺得像是不斷去新地方旅遊的感覺。六場每一場感受都不同，就像每次都到一個新的國家，去感受民族風味、景色特色和食物特色。

文：回顧您的音樂生涯，會認為這是一場值得的人生旅程嗎？

林：重新活一次的話我不會改變我的成長和職業性發展。作為音樂家給我很大的樂趣，我一生除了家人之外，音樂是我生命最重要的東西。走音樂的路一定要先非常熱愛音樂，然後將音樂當職業性演出時，你不能失去原來天真的熱愛感。一個小朋友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書或者電影，會終生難忘，而我五歲第一次拉小提琴的時候那種樂趣——那種讓我多興奮的感覺啊，我現在還記得一清二楚。我五歲的時候做的其他事情都完全記不得了，但就記得拿着一把小提琴的那個感覺。

文：很多小孩子會覺得練琴蠻枯燥的？

林：任何啓蒙的音樂學生一開始拉琴都是難聽的。人家說林昭亮你小時候拉琴的感覺是像殺雞殺鴨的聲音，我說是啊很難聽啊，所以我們那時候鄰居都蠻體貼的讓我繼續練。但好處就是小時候我就感覺到如果你認真拉琴的話，會越來越進步，越來越上軌道。努力的話會有一個好結果，會有一個給大家交代的成就。做家長的現在都了解如果你帶一個小孩子長大，必須要叫他努力讀書或者其他方向發展，但我從小就不需要這個，我知道我開始練琴之後，就有這個經驗，練得多了，我就會有好的結果。

所以我覺得如果小朋友願意學一個樂器的話，會是一個心理上的鼓勵，因為你如果從小什麼都不願意做的話，那不管從事什麼事業都有失敗的可能，但如果你學一個樂器，即使不走音樂的路，學了幾年琴發覺有成就，以後處理其他事業的發展也會知道怎麼做。

文：學小提琴的人很多，但能成為頂尖音樂家的人不多，您會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？

林：音樂圈子中競爭非常強，有點像做那個職業網球

手或者職業高爾夫球員一樣，一般人可以在不同level上有所成就，但最後做到最頂尖是最難的。所以我覺得，當然幸運很重要，但需要有能力和自己非常努力的心情。所以你要分析一個音樂家的成就，成功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。每個人個性非常不同，有點像演戲，每個人感受都不太一樣，當一個明星演各種不同角色，可能每一種都不一樣，但都有他的特色時，你才知道這個演員是多棒。但另一個演員可能就沒有那個特色。但如果要做觀眾或者是樂評，讓其他音樂家來聽，我必須要能動他們的心才行。所以很多學音樂的學生都能得到相當高成就——但再上一層樓，真正打動觀者的心的那一刹那的轉捩點，很多人都做不到。

文：您身上什麼特質正好和小提琴match？

林：我想小提琴是最像人的聲音的樂器，大家都喜歡聽好的人聲的歌唱，小提琴就是最接近的。能把小提琴的音色和演奏唱出來最重要。像我現在做老師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sing，我一直鼓勵我的學生，這個樂句一定要唱出來。可能和我從小就有音樂性有關係，我喜歡從琴上去表達我的感受，因為如此，我才有音樂的前途。

文：職業生涯中個人努力和天分之間的關係是？

林：能夠心愛音樂是第一個條件，但能把心愛的音樂轉成自己做出來的聲音是另外一種學問。我覺得最重要還是才能，因為我小時候每個老師都說，你應該是百分之十的才能加百分之九十的努力，但老實說現在我知道，不是的，我是覺得應該是百分之九十的才能加百分之十的努力。你要是沒有才能的話，根本就不用了。沒有才能是沒有希望的。

同時我發覺，你要有決心去做音樂上的發展，就要犧牲很多時間和其他方面發展的餘地。如果一個樂器要學得好的話，必須要很早就有專業性訓練，像體育一樣，網球明星都是六七歲就開始拿着一個球拍打球了，如果你到十二歲才開始學小提琴的話，太晚了，沒辦法，必須很早的時間要做一個commitment，這對家長和孩子來說都

是個很大的決定。有時候會犧牲很多愉快的成長時光。因為如果一個小孩子要出國深造，爸爸媽媽就分開來——媽媽帶孩子去紐約、倫敦或者其他大城市去學琴，這個對很多家庭是很大的困難，以及收入、獎學金等等不夠支持孩子的發展都是很令人需要謹慎考慮的，做爸媽的責任非常重要。

文：您的音樂生涯中有經歷過很重大挫折嗎？

林：我生命上的第一個挫折就是我十一歲我爸就過世了，他是我家中最愛音樂的人。第二年我就離開台灣出國了，那時候年紀比較小，覺得出國是件令我興奮的事情，但其實我是個獨生子，所以那時候我爸過世我媽沒法跟我去澳大利亞陪我——像我現在有個13歲的女兒，我那時候是12歲漂洋過海一個人去悉尼，但現在如果要放我女兒去倫敦上學，我三年見不到她，我受不了的。我那時候沒想到我媽為了我的發展，犧牲了很多她自己的快樂日子。

當然小孩子的好處是可以適應得很快。尤其是用小提琴和音樂做你的語言，比較容易一點，但前幾個月還是讓我相當害怕的經驗，好在澳洲人非常友善，非常歡迎我，三年之後繼續去紐約讀書，又和我媽分開，這段時間我母親為了我的音樂，犧牲了很多。

音樂家小傳

林昭亮出生於台灣新竹，十五歲考入世界頂尖表演藝術家搖籃——紐約林肯中心的朱莉亞學院，師從於蜚聲世界的小提琴教母多蘿茜·迪蕾(Dorothy DeLay)；十七歲在西班牙蘇菲亞皇后國際小提琴比賽中奪冠後，成為著名ICM國際藝人經紀公司旗下最年輕的演奏家。

林昭亮的演奏以音色甜美、風格細膩優雅而聞名，他曾兩次獲得葛萊美獎提名，是第一位獲得英國「留聲機唱片獎」的華人演奏家。